

國正
秘文
中史

編 第一

國延
秘芸
中史
廣智局印



光緒三十年九月二十日再版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三版

定價大洋五角

編輯者 捄蟲談虎客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

翻印必究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刷所

廣智書局 活版部

經售處

橫濱新民叢報社
及上海各書坊

近世中國秘史

序

捫蟲談虎客。好讀雜史。如嗜痴然。居常語余。爲國民者安可以不知國史。顧讀吾國史。勞多而結果少。如披沙揀金。沙億萬不得金一。厭沙而金亦埋沒。一一揀之。則窮數十寒暑。爲前人浪筆閑墨之奴隸也。吾欲以吾所揀得者。都錄而貢諸學界。爲學者省節其有用之目力。如何。余亟贊之。歲甲辰六月。客以所集晚明迄今日遺事八篇見眎。余讀之曰。斯八者。雖東雲一鱗。西雲一爪。然固二百年來燁燁大事。讀之則民族興替之大原。躍躍言外也。宜布之便。客丐余命名。余略思索。以今名進。客曰。凡我所採集。皆前人文集筆記。或乃採官書文牘。秘史之號。毋乃不稱。余曰。記事者豈能自有所杜撰。又豈能以數百年之遺聞。一一皆得諸口碑。勢不能不以官私記載爲取材明也。茲編所采。往往及禁書。卽不爾。亦散在群籍。爲尋常學子所罕見者也。字以秘史。誰曰不宜。客請序。遂書此歸之。近世中國秘史印成後一日。飲冰室主人記。



自序

長夏六月赤日爍怒炎炎俯空自辰達酉無寸時假借旱雲層疊汔不成雨鬱蒸渝增東南作風暈披襟櫂迎謂少蘇息乃挾炎沙針膚熬骨攝氏氣候表隨風陡騰九十七八度汗自頂放踵流續如溜空氣壓人前後喘幾不屬蟲蠅蠅蚋蜞蠭蚤蛾蟻作聯隊形包圍上下前後左右公然對面恣搏噬欲避不得避逝將去汝適太平洋海岸清曠所赤足散髮被倭服作海水浴心目一朗二三素心人剝毛豆下麥酒調冰凌凌然歌詩聲出金石和之相與呼曰此間樂此間樂及誦王仲宣雖信美而非吾土之句又未嘗不歎歎而反也反所寓丈室疇昔種種現象忽復圍繞相與爲緣吁吾又安適耶吾又安適耶發篋陳海外史乘孤燈徹夜讀忽歌忽泣繼以起舞倚枕臥則夢栩栩然與彼中偉大人物游蘧然覺嗒然曰是又昨日太平洋岸海水浴之類也寓鄰邦人所設學校校有圖書室室有國文舊籍雜史別史類百種餘日昔依架下瀏覽者半月而

強心目所接者與其時節及其境界吁一致已嗚呼茹荼殮藁誰則云樂憎樂諱痼飲戚滋多僕本恨人願抹幾行眼淚語儂家傷心事與父兄子弟共其苦辛不願掉銅琵綽鐵板過屠門而嚼也乃最錄八篇無以名之名之曰近世中國秘史布之云爾甲辰六月晦捫蠭談虎客自序於日本橫濱之捫蠭談虎處



例言

一本書所據。皆官書及私家著述。無一字無來歷。特於每篇目之下注出。一加圈點及眉批。以醒讀者之目。編者言外之意。亦往往寓焉。一每篇末略加短評。但取談言微中。茲編乃記載。非論著也。案而不斷。讀者當自得之。並茲短評。已駢杜耳。

一本書既全采原文。不加改竄。則其稱謂及評論。間緣夫原著之感情。各各異狀。其抑揚褒貶。亦不一致。明眼人讀之。自不以辭害意也。

一本書所載。雖寥寥八篇。然於二百年來民族及政府興替得失之林。亦略具焉。去取之間。微有權衡耳。

一近日學校教科書。於國史無一善本。近世史尤感缺乏。此篇可以爲中學校教師參考之用。頗增興味也。

一尙有他篇。當續輯布。故是編以第一編名之。

近世中國秘史目錄

思陵殉國記

錢忠介公遺事

康雍乾間文字之獄

一 莊廷鑑之獄

二 戴名世之獄

三 查嗣庭之獄

四 陸生柟之獄

五 曾靜呂留良之獄

六 謝濟世之獄

七 胡中藻之獄

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
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
李秀成供狀

咸同間用兵輒聞

一 文文端公相業

二 記宰相有學無識

三 記陳玉成苗沛霖之伏誅

四 記石達開之就禽

五 記胡官交驩事

六 叙益陽胡文忠公御將

*第一次中俄密約

一 中俄密約之由來

二 中俄密約原文

三 李文忠與總署來往密電



近世中國秘史（第一編）

捫蟲談虎客編

思陵殉國記（采勝朝遺事本）

崇禎皇帝。御諱由檢。光宗第五子。熹宗弟。初封信王。熹宗七年。丁卯秋七月崩。

遺命以上繼大統。遂卽位。

按熹廟大漸時逆璫將擁立以魏良卿爲輔母后臨朝稱制張后心不允力贊熹廟密召上入受禪上欲辭張后遽白皇叔義不可辭且

事急矣宜遂謝恩上因拜命卽匿上別宮熹廟遂崩魏忠賢及輔臣施鳳來等

候詔于外頃之英國公張維賢入卽挺鞭搜宮上遂得立明年戊辰改元崇禎

上英斷天挺承神

廟熹廟之後。反前弊。黜邪黨。勵精謀治。勤勤然有中興之思。然疆事日警。中原內虛。加以饑饉荐至。寇攘橫出。拮据天下。十有七年。而神器遽沒。遂死社稷。嗚呼。神謨睿慮。曾不一舒其懷。其留憾何有極耶。余癸未仲秋入都。迄甲申之變。所見聞者。具述其略。其他政紀。職在太史。非余野陋之所能及。近叙危亡之故。故曰睿謨留憾。以俟作史者取裁焉。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上將行秋郊禮。以

貢士大典。禮臣俱董闈事。初十日。命成國公朱純臣代之。先是。北兵以壬午秋入南。至河陽徵兵。四方明年春始集而北。且出。上命督臣范志完遏其歸路。以隻輪不返爲功。輔臣周延儒請視師誓不負詔。上從之。二臣以大捷告。而北兵盡出。初聞捷時。上大喜。賜太平宴。及二臣奸覺。上怒甚。罷延儒放歸。收志完及趙光汴下獄。以北兵入故公車道梗。貢士更以八月二十七日放榜。會元陳名夏一榜。凡四百人。九月十四日殿試。楊廷鑑宋之繩陳名夏進士及第。當是時。闖獻二寇交馳于楚豫荆襄之間。裂熾甚嚴。國家力屈兵殫。朝廷罔措。上懸奇謀。異勇富國強兵。四方召募。而應者卒鮮。于是進士陳丹衷疏荐副摠兵成大用。以招練廣西土司。力掃羣寇。疏上。上大悅。冬十月。授陳丹衷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勅徵廣西賦稅爲兵餉。使協成大用練兵廣西。而闖寇已陷秦關矣。語詳疆場裏草。中十一月。以潼關陷告。命余應桂爲秦督。李化熙摠制三邊。余應桂憂懼而泣。及陛辭。請曰。不益兵餉。臣雖去無益。上爲之嘿然。中樞速之行。至

將相之誤國

晋一無所爲。逡巡河上而西安已全陷矣。賊旣入西安。遂定僭位。渡河而東。余應桂方閱兵河上。聞賊將至。遽走太原。是月殺舊督臣范志完。趙光汴。吏部文選司吳昌時。鎮臣薛敏中。光汴。九江人。乙丑進士。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兵破薊州十八日光汴始入京。先是光汴以劾鄧希詔留廣西。是冬聞命還。會稽家資二十七萬七千。各與三萬。以三萬奉老母。自携三萬入京。周延儒遣長隨楊姓索銀五千。十二光汴。與三千補薦遼撫。未幾受事。竭資犒士。延儒志完盡放北兵。以出而光汴與戮傷已。月。以邱瑜李建泰范環文方岳貢爲相。是月舊輔周延儒復徵入京。賜死。十五日。以邱瑜李建泰范環文方岳貢爲相。是月舊輔周延儒復徵入京。賜死。十五日。城五城。清道。馳西域所獻千里馬。城上試之。尋罷。二十日。賊從沙渦渡河。攻平陽。知府張嶸然以城先降。而三晉聞之。風靡矣。崇禎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朔日。朝罷。上揖閣臣。賜茶。閣臣並云。庫藏久虛。外餉不至。一切邊費。刻不可緩。所恃者。皇上內帑耳。上嘿然良久。曰。今日內帑難以告諸先生。語畢。潛然淚下。初十日。賊牒文兵部署以大順永昌年號。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訊之。乃京師人從涿州還。道遇逆旅人。暴病。云山西巡撫移文。期是日到。誤期當斬。病劇。與銀千兩。使遞兵部。以爲詐。斬之上。以賊急。召對輔臣。曰。諸臣獨無能爲朕分。

財政之末路
一至此

賊大吏相繼降

憂乎。李建泰奏言。臣本西人。頗知賊中事。願於本地募餉百萬。治兵勦賊。否則退守西河。毋使東渡等語。又新進士石塗。奏願單騎走陝。北連甘甯。外接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賊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欲用之。建泰復言。俟臣到西。酌其可用用之。十六日。命李建泰督師勦賊。告廟賜劍。御正陽門樓。餞之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上目送之二里許。方還宮。以兵部主事凌嗣監軍。是日風沙大作。占者以爲不利于行軍。而建泰所乘之轎扛折斷。時京營總兵王家美率兵五千從行。十七日。從兵逃回者三千。建泰氣沮。遲遲而行。日行不過三十里。時進士程源送建泰至真定。曰。相公此行。當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以蔽神京。若三晉失守。無可爲矣。十九日。吏部奏秦寇窺渡。三晉披靡。賊馬未到。而城池已空。僞檄方傳。而人心胥亂。議復保督。重察警。厚邊防。緝煽惑。急練戰。謹聯絡。六事。而緝煽惑之秦人。爲科道官者密廉之。恐爲伏奸以應寇也。二十八日。平陽陷。告沿河州郡。悉置僞官。余應桂及諸將聞平陽。

無兵

陷。望風爭避。太原無兵矣。

二月初八日。賊至太原。以數卒上城。開門而入。殺太原知府。撫臣。蔡懋德。布政
趙建極死之。先是李建泰至昌平。兵頗不戢。百姓閉門不敢納。兵譁三日。乃入
城。薊鎮總督王永吉請撤甯遠入保。太常卿吳麟徵具疏力贊其事。時真定知
府邱茂華移家屬于城外。總制徐標執茂華。其部卒以求中軍不得怨標。伺標
登城守禦。刦縛殺之。劈獄出茂華。茂華遂牒所屬州縣約叛降賊。是月上以太
監盧惟寧高起潛杜勳等十人。爲天津通州薊鎮宣府山海山東兩淮江浙兩
粵各鎮監軍。二十六日。命戶部尙書倪元璽歸翰林詹事。專候聽講。以大理寺
丞吳履中爲戶左官尙書事。二十八日。上命閣臣傳五府六部各官入。授以手
劄。各修戰守事宜彙進。上御文華殿。各札即進。左諭德李明睿少詹項煜請上
南遷。都御史李邦華請太子監國南京。上反覆觀之。怒甚。少間漸平。事竟留中
不發。

思陵爲死社
稷之義所誤

鎮將之跋扈

三月初一日召對陳州生員張鑑中左門進三策首請皇太子監國南京擇一二忠愛老臣輔之。左諭德李明睿亦請南遷日日上奏戶部尙書倪元璽都御史李邦華請太子監國南京上曰朕方責諸臣以大義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其謂社稷何。科臣光時亨具奏以爲不可議遂寢。是日昌平兵變官衛民舍焚刦迨盡。撫臣何謙捕斬亂首撫之。初二日榆林陷告廷議調甯遠摠兵吳三桂山左摠兵劉澤清薦督王永吉等爲內捍。三桂道遠未進。澤清不奉詔道遮吏科給事中韓如愈殺之以如愈嘗糾其跋扈故也。澤清嘗云天下有變山東不爲他人有耳。初三日傳諭守城盤詰出入命輔臣魏藻德兼兵部尙書駐天津調兵方岳貢兼戶部尙書駐濟甯督漕。有北人上言各官不可使出出即潛遁無爲朝廷用者後遂止。遣命輔臣陳演蔣德璟致仕回籍。初四日賊陷甯武鎮詔百官修省而大僚官職飲酒高會如平時。初五日李建泰以病告兵士逃亡。

人心腐敗亡
徵決矣